



谷寒松著  
劉賽眉譯

## II. 亞洲神學的主流：

### (1) 亞洲的神學思潮

仿如大河裏的溪流，亞洲的神學思潮亦如此。不同的思潮趨向於滙合和相混，却又極力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今日亞洲的一般處境，對分辨不同的神學思潮成爲了不可忽略的因素。亞洲猶如酵母，正在發酵當中。它目前正面臨着新科技和俗化都市生活等各種現代化運動的侵襲，更要應付跨國企業的急

劇擴張和發展。亞洲神學就是要在這浩大的現代化過程中去確立自己的身份，企望對「明日亞洲」的創造作出貢獻。但從今以後，它不可能再做一度空間的簡單貢獻，未來的貢獻將甚爲複雜、多元、和包涵不少辯證因素。亞洲神學所提出的許多迫切問題，將在本文的第二部份討論。目前，爲能對亞洲神

學有一普遍的了解，我們先略為描述亞洲神學的四大趨勢。

### ⊖專業神學家的神學

首先，無論在天主教及基督教方面，都有一些在神學院或大修院教授神學的人士，努力從事「本位化」或建立處境神學的工作。他們的努力大部份是個人性的，有人亦參與某些中心的研究活動，或投身於社會改革及爭取解放。這些神學家不僅為神學本地化的工作奠定了基礎，而且還不斷地為亞洲神學的發展而貢獻自己。（註二十三）他們深知，他們大部份是接受西歐及北美的神學教育，而且在他們當中，有些更要負起神學院日常繁重的行政事務。雖然如此，他們的確是亞洲本地神學的奠基者，為亞洲的神學思考開闢了一塊更寬闊的天地。如果我們可以說，亞洲神學已經開始萌芽發展，則這數十年來辛勤地埋頭苦幹的神學家，的確給亞洲神學帶來了春天。雖然他們的神學仍深受西方的影响，但他們清楚地知道，除了慢慢逐步改善以外，別無他途可達到一個正統的亞洲神學。由此，不少神學家愈來愈關注本地的文化，於是本地文化便成為了亞洲神學的主要命題。

### ⊖本地文化成爲亞洲神學的焦點

亞洲神學的第二種趨勢是集中在本地文化上。在前述的三大文化區裏——印度、（註二十四）馬來亞、（註二十五）、和儒佛文化、（註二十六）神學家們都很努力去找出本地傳統文化與福音和信仰的關係。最使人感到安慰的一點，就是大部份的亞洲神學家並沒有把時間耗費在探討神學方法上，却集中於創造神學的內容。他們深信，一旦獲得了真正的神學內容，神學方法及與其有關

的問題就會解決。但是，對神學方法的反省亦不可忽略。就以「東南亞神學教育聯會」（註二十七）所討論的「亞洲批判原則」為例，可見在做神學的過程中去反省神學方法也很重要。

所謂「亞洲的批判原則」，是指找出亞洲的特色，並以這些特色作為批判的原則，去判斷一切與基督徒團體的生活和使命、神學、以及神學教育有關的事物。亞洲處境的特殊帶來了不少重要的問題，尤其是亞洲的文化。譬如：亞洲文化的多元和統一對基督徒團體的生活有何意義？為了解亞洲人民在文化上的割離、人性尊嚴的失落、人性的解放和發展，殖民主義的經驗是否重要？在亞洲走向現代化的處境中，神學應當如何發展？它對於今日和未來的亞洲文化的創造，又能貢獻出什麼？「亞洲的批判原則」亦可用於下列四種情況：

（一）辨別處境的原則：應用此原則去找出我們所處的位置，從而辨別出我們應負的責任，和應當關心的事。

（二）註釋的原則：就是說我們應當在亞洲的現實環境裏去了解福音和基督徒的傳統。換言之，就是針對亞洲的特殊環境、問題、和需要來解釋福音及其傳統。反過來，當我們了解亞洲的現況時，不但要借重各門學問的研究，而且亦要依賴福音及其傳統的光照。

（三）傳教學的原則：這個原則的目標是使到人投身於傳教。傳教神學所要引發的就是這種投身。這樣的傳教神學不僅能夠在福音的光照下來解釋亞洲的現實，而且亦能夠導引亞洲目前的種種改變去符合福音所啓示的人性生活。

（四）教育的原則：這原則應當能夠對神學教育提出形式、方向、內容、和準則。

從前面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亞洲神學的第二種思潮如何以文化為焦點。然而，屬於第三種趨勢、具有代表性的神學家則認為第二種趨勢是「資本主義」的神學。他們認為第二種思潮過於學術化，缺乏了真正的「投身」，而這種投身為建立一個真正的亞洲人民的生活神學是必須的。

### ㊦以社會正義為主要目標的神學

第三種趨勢是集中於亞洲社會的不義和政治壓迫的事實上。這種思潮致力於尋求改革。它認為神學是以投身於窮人和受壓迫者為出發點。（註二十八）這是一種「實際」的神學而非「理論」的神學。它由亞洲的實際現況出發，最後是要改變亞洲的社會及其種種結構，包括教會的制度在內。它憤怒地擯斥亞洲的某些現況，甚至不惜以暴力去推翻它；另一方面，這種神學亦努力在農人、工人、漁民、貧民窟、受壓迫的青年及婦孺，和被拋棄於社會邊緣的弱少人群身上去發現基督的面孔。（註二十九）它視聖母瑪利亞為一位真正解放的婦女，她參與了耶穌及其子民對解放的爭扎。這種思潮亦企圖縮短宗派之間的距離，並從窮人的角度重新編寫亞洲教會的歷史。這一派神學家所用的詞彙使人不禁想起馬克斯的哲學及其社會分析。由這種神學趨勢使人聯想到在共產主義所統治的亞洲國家內，神學地位的問題在這些國家中，馬克斯主義的意識型態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制度。現在，我們就進入第四種趨勢中去看看亞洲神學在共產主義國家內的情形。

### ㊧共產主義國家內的亞洲神學

在共產政權統治下的亞洲國家並沒有產

生許多的基督徒文學。它們的神學範圍並不很廣闊，也沒有複雜的方法論的構思。在這些國家裏的信徒團體，最主要的是「生存」的問題。為了應付「信徒團體如何在此等政制下生存」的問題，它們的神學實在無法有暇去從事「多餘的思維活動」。為此，第四種趨勢更傾向於生活的反省，而非有系統的學術性理論。雖然如此，這種神學趨勢仍具有它的深度和活力，最近在滿地可會議的經驗，就是最清楚的例子。（註三十）來自中國大陸的基督徒代表，探討了一些基本的神學主題：譬如：道成人身（包涵了一個民族及一個教會的個別性）；天主聖三（注意聖三的團體模式，而不着重在神學上去爭論性體與位格的問題）；復活與宇宙性的基督；宗徒大事錄中所啓示的地方教會的自立性；基督徒彼此尊重的價值等。

雖然中國大陸的基督徒代表與其他第三世界的神學家都同樣認為應當與人民站在一起，但兩者所說的「處境神學」意義極不相同。正如前述，第三世界神學家所面對的是一個需要改革的社會及政治環境，神學就是達到這種改變的工具。然而，為中國基督徒來說，這種社會及政治的改變早已在共產主義的革命中獲致，目前為他們最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去認同中國人民的歷史經驗和（在政治上已獲得的）解放，以及如何去加深信仰生活和治愈過去的種種傷痕。

中國代表們活生生的見證，證實了三十多年來磨難，並沒有熄滅了神學的追尋及反省。再者，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所引發起有關地方教會與羅馬宗座的關係的問題，亦在全球各地的神學界中引起爭論。

在描述了上面四種不同的趨勢之後，現在且讓我們一窺亞洲神學所引發出來的某些

迫切問題。

## (2) 亞洲神學所提出來的 迫切問題

雖然有許多問題已經在前面提過，但在這部份裏，我們旨在更詳細和更清晰地去討論，而這討論主要是集中在三個基本的範圍內：

### ⊖ 理論與實踐

第一個範圍是集中於理論和實踐的關係上。林博士 (M. L. LAMB) 對二者的關係已有詳盡的闡釋。(註三十二) 他枚舉了五種「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就是：(1) 以理論為先；(2) 以實踐為先；(3) 以信及愛為先；(4) 具有批判性的理論關聯；(5) 具有批判性的實踐關聯。為林博士來說，在上述五種關係中，最突出的是以實踐為先的關係。他認為，「實踐」是當代神學教育所必須面對的最強挑戰。神學必須是產生作用的。其實，這是馬克斯準則的代換，馬克斯認為改變社會和歷史的「實踐」優先於「理論」的構思。人不應只是沉思現況，而是要去改變它。林博士以為，在歷史中，福音之愛的實踐，必須先於神學理論的建立和純粹信仰的肯定。雖然許多神學家和教會的牧者未必認同這種挑戰後面所包含的基本立場，無論如何，堅持實踐為先的態度為那些主張以理論為先的神學家，將會是很強的打擊。(主張以實踐為先的神學家在聖經及其對人生意義的訓示上亦找到有力的根據)

實踐與理論之間的關係的問題把我們引進了第二個範圍，這個範圍可以用一個問題來囊括，就是：什麼是神學？

### ⊖ 何謂神學？

這個問題本身並不新穎。(註三十三) 可是，亞洲神學家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却包涵了新的問題。這個基本的問題(何謂神學?) 幾乎貫穿了泰國會議的所有討論。(見十三期第一部份的第二次會議經驗) 也許，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幫助我們去尋找適當的答案：在基督徒身上發生了兩個故事，一個故事講述他們是基督徒團體的一員；另一個故事講述他們是本國文化及傳統的一份子。

神學就是發生在這兩個故事交會時，當兩個故事互相傾訴、互相影響的時候，我們對這二者便產生新的了解。我們無意給人一個虛假的印象，視這二者互相影響的過程甚為簡單。我們承認，當我們尋找方法以澄清這樣的互動過程時，需要經過很多思想上的爭扎。我們亦清楚，這樣的神學須要一個本地的神修學來支持和鞏固，因為神學不但由教會的禮儀生活和服務中吸取靈感，而且最後也是要服務教會的生活。ALOYSIUS PIERIS 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

神學就是我們接觸事物和做事的方式，這些方式早已在我們的民族爭取精神和社會的解放中顯示出來，而且亦表達在他們的言語當中，這些用語不僅是他們的文化的一部份，而且他們的爭扎亦是發生在這文化之內。

神學不再是有關天主的「空談」，在我們的文化中，「空談」的行動本身全無意義。有關天主的言論必須要與對天主的實際經驗有關。因為，就是這種無言的經驗給予每一句話意義。這種「言語」與「靜默」的內在和諧是檢證亞洲神學正統與否的依據。的確，這是聖神的工作。這位「永恒的力量」使到「靜默

」流出「言語」，又引導「言語」返回「靜默」；祂使到出世的精神流出了入世的行動、深深的寧靜發動了爭扎、紀律的約束產生了自由、安祥靜逸創造了行動、無所執着驅策了欣欣向榮的發展、毫不依戀帶來了成就。（註三十四）

宋泉盛博士認為神學是道成人身的天主的愛在行動中；（註三十五）神學不應只是從事抽象的構思，而應針對具體的問題，這些問題影响着人的整體生活；神學亦必須以整體人類為出發點，因為天主正是投入了這個人類之中；神學必須與地上的一切搏扎，而不是與天上的事。（註三十六）

由此觀之，亞洲神學在信仰的推動下，以不失去服務人類的目標為前題，企圖成為人類各種學問的一部份。然而，目前的問題是：誰來負起推動這個神學發展的任務？是否這只是專業神學家們的任務？

### ㊦神學的工作者

第三個問題是討論誰是神學的工作者。這個問題與前述各問題有關。有許多人都認為：神學的工作者應當是專業人士。但是，在亞洲，逐漸認為這樣的肯定應當修正，神學的工作者應當是整個信者的團體，包括神學家在內。傳統視神學為男性神學家的專利品的觀點，亦受到挑戰，因為最近愈來愈多女性參與神學的工作，她們逐漸深入認識到女性在神學工作上所扮演的角色。為許多人來說，這是一種新的發現，我們應為此而感謝。

整個基督徒團體應當參予神學工作的信念為神學教育的方法和結構，帶來了很深的含義和重要的後果。目前我們只是處於神學工作及神學教育新紀元的初階。這一切尚待

日後的發展。一位很有前途的亞洲神學家提醒我們：「西方花了一千多年的時間才建築起它的神學『大廈』，我們亞洲的神學大廈曾一度混合了許多的建築模式，有些屬於亞洲，有些則來自西方。然而，建築的工程仍然繼續進行，不會停止，有一天，藉着天主的恩寵，我們將會見到一所全屬亞洲式的房舍。」（註三十七）的確，到了那時，亞洲神學才真正地進入了春天！

（附註請參閱英文版）

